



我是时光脉络里的一片树叶

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初三（2）班 左渔 指导老师：凌逸

我是一片树叶，一片镌刻在时光脉络里的树叶。当春风第一次吻醒沉睡的枝桠时，我蜷缩在淡褐色的芽苞里，像襁褓中的婴儿等待破茧。那年的春雨裹着料峭的寒意，将整棵树浸润成宋代青瓷般的朦胧绿意。某日清晨，我忽然听见褶皱的体内传来细碎的爆裂声——那是新生细胞在晨曦中苏醒的欢呼。

盛夏的蝉鸣编织成金线，将这些深绿的叶片缀连成翡翠穹顶。我清晰记得七月某个正午，阳光如液态黄金在叶脉间流淌，突如其来的台风却把生命之歌撕成碎片。那些被卷走的同伴在风中旋转，像是跳着告别的华尔兹。直到某夜，我瞥见断裂处萌出的新芽，才恍然我们不过是养分传递的驿站。

十月的第一滴寒露坠下时，我的身体开始褪去青涩。叶绿素悄然退场，让位给沉睡多年的类胡萝卜素，仿佛有支无形的画笔，蘸着晚霞将我裸露的躯干涂染成琥珀色。当秋风第三次掠过树梢时，我松开紧握枝头的手，变身为自由落体。飘落的瞬间，我望见整棵树都在暮色中舒展枝干，宛如母亲伸出手臂目送远行的游子。

可命运总爱在谢幕时添上荒诞注脚。那道撕裂夜空的闪电，将我们共同

栖息的母树劈作焦黑的十字架。我躺在泥泞中，看着最后几片残叶如折翼的蝴蝶坠落。雨水浸透我的经络，将毕生积蓄的糖分稀释成苦涩的泪水。那些关于永恒与意义的诘问，随着分解者的啃噬，渐渐沉入永恒的黑暗。

直到某个清晨，泥土深处传来细微震颤。某种倔强的力量顶开我残破的躯体，嫩绿的草芽破土而出，在晨露中舒展腰肢。刹那间，我读懂了生命的隐喻：曾经遮天蔽日的树冠终成齏粉，却让一株卑微的蒲公英得以触碰阳光；那些被雷电焚毁的年轮，正在某处矿井深处酝酿着工业文明的曙光；就连博物馆里那片叶脉化石，也在玻璃展柜中续写着新的史诗。

如今我漫游在草木的呼吸里，春日的细雨是我，秋收的麦浪是我，孩童指间滑落的蒲公英是我，镶嵌在圣诞树上的雪花松是我。当你的指尖抚过公园长椅的木纹，那里凝结着漫长的地质纪元的星光；当你嗅到新刈草地的清香，那是亿万片落叶在风中重聚的芬芳。生与死的圆舞曲从未停歇，每个谢幕者都在大地深处酝酿着新的序章。

泥土中沉睡的种子正在翻身，候鸟的羽翼划开天际线，而我的故事，不过是飘落在时光长河里的万千涟漪之一。

答案在回忆中寻找

上海市文来中学七（2）班 卢子渊 指导老师：程明霞

去年仲夏，我跟着父母踏上了回乡的路。车窗映着飞逝的树影，四年未归，我不知心中想要寻找的，是家乡的风景和美食，还是家乡的亲人……

傍晚的云霞像打翻的调色盘，将西边的天际染得通红，如此美景，恐怕是在炙热中日光能给我们的最美好的东西了。爷爷提了一桶沁凉的井水，“滋啦滋啦”泼在了滚烫的屋顶上，蒸腾的水雾里恍惚浮现出奶奶系着靛蓝围裙的身影——四年前，她也是这样，在黄昏时分，往屋顶洒水，说这样夜里纳凉时能闻到星星的凉意。我们铺上凉席，搬来躺椅，照旧要在夜里看银河在深邃的天幕上流淌。

夜风裹着稻花的甜香涌进院子，耳边是远处虫鸣的宁静和近处细碎的低语交织着，而我仿佛又听见了奶奶用沙哑的嗓音哼唱着：“月亮走我也走，我跟月亮提篮婆……”这样的夜晚似乎也变得温柔而悠长。

“吃西瓜喽！”爷爷的喊声惊醒了沉醉在夜空中的我。刚从井水中取出来的西瓜翠绿诱人，爷爷拿起刀只是轻轻一碰，西瓜便炸裂开来。我咬下一口，清甜的滋味在舌尖绽开，突然想起那年台风天，老井里的水混着泥沙，奶奶却不知从哪里变出个冰镇西瓜，用粗瓷碗装着，端给我说：“快吃吧，解解暑。”

夜色渐深，星河越发璀璨。蟋蟀在墙根拉响了琴弦，晚风掠过稻田沙沙作响。我仿佛看到，奶奶在躺椅上，手里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晃着，笑呵呵地看着我们打闹玩耍。

蝉鸣渐歇，我转头望去，奶奶的身影若隐若现，看得见，可又怎么也摸不着。躺椅上哪还有奶奶，不过是一把羽扇罢了。是的，奶奶已经离开了我们。

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家乡的夜空，有漫天的繁星。家乡的味道，有西瓜的清甜，稻花香的芬芳，依旧如斯。而我似乎找到了回忆中的答案，是呵护的眼神，慈爱的微笑，苍老的身影，是在奶奶哼唱童谣时轻颤的睫毛上……它一直藏在最柔软的思念中，藏在那些被岁月酿成琥珀温热的旧时光里。

